

T 2570/3202 C

5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列傳卷第五十六

張軌

唐太宗

張軌字士茂安成烏氏人漢書明上景平十七世
孫也家世本康以儒學顯其母為太官令軌少明
敏好學有表望儀典則齊同郡身兼用
且陽文凡山來始初受叔父陽官在
年與軌論述表及以各事消每意
為表亦乃美意之天以表

列傳卷第五十六

晉書八十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張軌

軌子寔
駿子重華

寔弟茂
華子耀靈

寔子駿
靈伯父祚

靈弟玄覲
覲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上景王耳十七世
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温為太官令軌少明
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
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
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
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

楊珣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
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蒞之遇泰之觀乃
投笑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
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
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
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永配陰充汜璦陰澹
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
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
徵少府執盧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
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

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
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歐
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
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
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
愍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技能皆為
寇軌遣司馬朱配擊之斬技能俘十餘萬口威名
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
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
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

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
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
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
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
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禁地命擅
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
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氐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
紛撓牧守宜勦力勤王適得雍州檄大卿稱兵內
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二萬駱驛繼發伐

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
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
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說以帝所賜劔謂
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委如此劔矣俄
而三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勤陰潛等率
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
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鷓鴣若寇賊消鷓鴣若翩翩怖殺
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
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
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

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
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
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
秦州刺史賈合龍以伐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
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轉車之勢軌別駕麴鼎欲
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發疾以
請賈合龍而合龍將受之其兄讓合龍曰張涼州一時名
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合龍乃止更以侍中爰
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
軌之被誣模乃表傳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

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以於
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
鎮及曹祛麴珣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
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
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
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
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
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且陽長史
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
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

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
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
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
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劉固守關者下人刺史
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
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
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
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
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四河著德
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

張軌

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
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
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
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
模所表命誅曹法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
率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
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鐘據長寧祛遣麴晁
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浩亶戰丁破羌軌斬祛及
牙明田詔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
貢計噐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

來清貞德素嘉遯貴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
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
勇為時除難諂佞誅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
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祗太常擊虞遺軌書告京
師飢匱軌即遣叅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
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石諸軍事封
霸城侯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
至而土彌遂逼汾陽軌遣將軍張斐赴宮施郭敷
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
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

居之太府左簿馬勳言以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
反明公以全川之力徑進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
征無戰未審何障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
秦王入關乃馳激關中曰王上溝危遷幸非所普
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
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歎宜間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
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
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萬駱驛發仲
秋中荀會下臨晉而奉三為皇太子遣使拜軌

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因辭秦州刺史裴苞東
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
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怡為主執太守
趙彝東應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
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
劉聰皇太子遣使重中前授固辭左司馬嘗濟言
於軌曰曲阜周日弗辭營丘齊致王承命所以明國
憲厲味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臣
衛故朝廷傾懷嘉命斐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
不從初是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

曰夫除惡人猶畏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
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畏叛寔進平之
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丞丞軍索輔言於軌
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粟度之耗二漢制
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
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場又難徒壞女工不任
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北方安全宜復五銖
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
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
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

京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
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
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
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首表立子寔
為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敦賢愛士以季子為郎中永
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今授議郎及
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
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
軌平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

張軌子寔

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
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漢清九
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歎心維爾焉劭英
毅直世表西海公操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
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
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上屯士張冰得璽
文曰皇帝璽羣僚上安稱德寔曰孤常忿表本初
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
忝紹前縱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
殆由庶事有缺鵲慕感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

面刻孤罪者酬以乘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篋籠
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
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
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小事無巨細盡決聖慮
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謬竊謂
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
內斷聖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事歸於上
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
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者馬方珍經史圖
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

張是

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
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
先帝晏駕朕旣流漂宛許爰旣積京羣臣以宗
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
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二
元光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據
大綱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
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
沒北地麴允惣成在外六軍取績侵逼京城矢流
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而無効圍斬十重外救

不三糧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
世篤忠亮動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
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
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
特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
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是公卿屬以後事畧遣黃
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
免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
守張肅寔出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
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

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能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
廷傾覆肅寔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
明公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
之志似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
老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
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
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
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纂馬隴西
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
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

能照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躬不得令乖
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
不志投軀孤州遠域首率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
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
長安公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
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
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
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
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駑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
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

七五

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率金城軍繼至夾
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松陳安寇隴右東與劉
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
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
矣焦松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
太守竇漪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
張隄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
陽會愍帝崩聞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
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
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夫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

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
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
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
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
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是猶稱建興六
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
元署百官遣使拜寔是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
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比羌皆應之保若
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
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

詣寔之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
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
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貫禦之也
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
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
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
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
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闡沙牙門趙仰皆弘鄉
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
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

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嘗寔是在位六年私
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
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
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因辟尋拜平西將軍
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旣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
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使持節平西將軍涼
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勳首人赦其境內復以兄
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
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

浪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
珍爲平虜護軍率壯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
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
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
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藏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
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旣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
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
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
勢越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
止役省勞輿下休息而更興功勳衆百姓豈所望

於明若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貫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逆邇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纂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

今雖華髮大亂皇輿播遷故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百姓然常志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共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偉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

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
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
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
駿譙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
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
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
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廻戈以須
亡殷之期曹公綏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
爲耻乎駿納之遣然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
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

卷之八十一 賈子私

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
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
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機吾也若以辛嚴璞等自
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
宜厲尔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
巖于沃于嶺然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而縛
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
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
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
寇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

亂猶守本險阻路遙爲王人甚易亂若輕騎憑氏
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報彼東合而逆戰者則
寇伐未已頃年頻出我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
耗豈是殺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
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
副孤之所望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
浣布犁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
史李仲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
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
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

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鯨
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歿洪災晉侯所
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者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
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
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
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
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
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忌儲君者蓋重宗
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緇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
宮累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

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
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
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
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
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
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撼於南氏楊初淳因說
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領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
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
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

張駿

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心天下之善一也
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得淳於東岫蜀人擒
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
地通百蠻之城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勳力
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
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
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
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
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
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

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寔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旻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望翼戴將成桓文之

張駿

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爲宜叅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徵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煇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摠御文

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
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
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
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
處之焉者前部于寘工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
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
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
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
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
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

張駿

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
曰宣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
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
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
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
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軻魏
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十餘家于姑臧使聘於
李雄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
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
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

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徒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焉有功而可罰也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

張駿

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

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
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
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褻崇輝
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
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
下天挺岐嶷室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具楚宗廟
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歿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
傷巨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
旌旣死人懷反正謂李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
皆繁繼凶逆鳴自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

長發一

桃蠹擊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鉉刀有
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
齊方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
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
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
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討羣凶貪縱橫之
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
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旻光武嗣漢
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慄悍臣
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

求念先績勅司空監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
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
遣護羌叅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
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除
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為
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
南山即崑崙之躰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
即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
西王母祠以裨朝正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
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

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
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
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
其母嚴氏為大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為
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
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
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
動重華歸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
廣武欲以持久斃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

曰臣聞國以兵為疆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
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金齊及任騎劫喪七
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
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惑宿舊未必妙盡
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
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
王之舉舉無常人十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強寇
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文兼
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
衝御侮殲殄凶類垂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

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
臧令辛巖以曹妖妾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曹稱
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
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
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
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
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武攻韓璞於異城呼延寔
攻寧羌護軍陰陔于梁辟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遂
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叅軍馬岌勸茂親征長
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

安百姓豈曰己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
大計且朝廷所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
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
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
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
三秦之銳繕兵積年未嘗戰若以精騎奄討南安
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
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
卒寡少多是凶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
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

表茂

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昔權願以萬人當寇乞
假臣兵七千為殿下谷王擢麻秋等重華入悅以
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
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
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斬首五千級
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善得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
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李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
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
書誘宛成都尉宋矩謂秋曰薛父事君當立功義
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偷生於世於是

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
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
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
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二年天王崩不
廢郊祀公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
杖麾拉鼓豐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
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
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
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

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
衆八萬圍漸敷重雲梯甃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
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李龍復遣其將劉
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
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
脩張弘辛挹耶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
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
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畧地往無不捷及
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
城長最四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

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備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二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棄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浮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

張重華

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抱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畧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畧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

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全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
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
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
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
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
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
躬親黷機開延英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須內
外踴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弥日不接
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
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發替見務注情

機開延英

於基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
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
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
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
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聽朝使下
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詔
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
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符雄所
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
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

遣符頌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愆
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
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
季龍自斃遺燼將塊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
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
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
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良軍不及聽受之末
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
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眾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
華為涼州牧是時御史公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

長重華

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
亦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
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
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
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
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軀也故王陵曰非劉氏
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
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
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

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
矣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
賞若君公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
平巴蜀東歸趙魏脩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
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
遂止重華好與君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微
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
積資實費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
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
帛之廢所宜厚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草奏詔

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
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
兼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善之將受詔未及
而平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
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
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
不能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
書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
以耀靈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承重華

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為涼寧侯而立
祚祚尋使揚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
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
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
人相目咸賦播灰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
寧請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公以置百官下書曰昔
金行矢馭戎狄亂華胡羯氏无咸懷竊爾我武公

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
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
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表無主羣后僉以九
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撥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
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群議待婦穢
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
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赦殊
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
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
華為明王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

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
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声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
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岷
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
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
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
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度任節不貳故
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
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
公而行革命之事臣切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

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應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
今旣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
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
關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
還太尉桓温入關王擢特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
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旣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
岷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
懼大聚衆声言東征貫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止
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
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

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強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
利矣祚大怒以鸞詆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
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多代瓘鎮枹罕為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
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壽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

張瓘

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為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二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為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

將軍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兵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瓊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隴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瓊緄將從之瓊遣弟瑒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其背瓊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其基許之瓊遣司

張祚 靈安弟玄靚

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其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瓊兄弟強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家混與弟澄共討瓊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

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
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
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
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
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
繼之又不利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
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
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
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
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

張玄靚

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邕衆聞
之悉散走邕以劔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
年既幼卽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
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
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大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
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
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死時年十四在位九
年私謚曰沖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
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

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書奏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師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邊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畧陽四千家背符堅就李儼天錫自

張玄觀

往討之以別駕楊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尙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畧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符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郵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

故景曰大非肅曰大誠發大懷為高昌公更立嬖
子大豫為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
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符堅強盛每攻之兵無
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與軍將軍張寧中
堅將軍馬苒等送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
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
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
會溫使司馬刁彛朝之彛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
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
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

張天錫

尾者則為刀也一坐推歎焉大元元年符堅遣其
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
中錄事席劬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
謀屈伸之畧也眾以劬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
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
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
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
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
姚萇頃天錫命天錫率方人頓金昌城馬達率方
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劬皆戰死司

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没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九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符堅先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為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子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在真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監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

替用增矜既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上以其國破身虜多兵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鷓鴣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

有苗收胤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士禹即而不
敘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
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
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
流侯瑛規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
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
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早孽陰傾
豕嗣播有交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
遇誅夷王鸞以謹言嬰顯戮境內雲擾雖其切

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
身魏闕亦朝流再龍裝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備氣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
晉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繇遠國亦
完富材為其基蓋天所祐

列傳卷第五十六

晉書八十六

卷之三

三



